

漢

書

一七

第

一

卷

竇田灌韓傳第二十二

班固

漢書卷五十三

祕書監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

師古注

竇嬰字王孫孝文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也

師古曰縣名也地理志屬信都觀音工喚反

喜賓客

師古曰喜好也音許吏反

孝文時為吳相

病免孝景即位為詹事帝弟梁孝王母竇太后愛

之孝王朝因燕昆弟飲

師古曰序家人昆弟之親不為君臣禮也

是時上未

立太子酒酣上從容曰千秋萬歲後傳王

師古曰從音千庸反

太后驪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

相傳漢之約也上何以得傳梁王太后由此憎嬰

嬰亦薄其官

師古曰自嫌其官輕薄之也

因病免太后除嬰門籍

不得朝請

師古曰請音才性反其下亦同

孝景三年吳楚反上察宗

室諸實無如嬰賢

師古曰宗室帝之同姓親也諸實摠謂帝外家也以吳楚之難故欲用內外之親為將也

召入見固讓謝稱病不足任太后亦慙於是上曰

天下方有急王孫寧可以讓邪廼拜嬰為大將軍

賜金千斤嬰言爰盜纁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

之所賜金陳廊廡下

師古曰廊堂下周屋也無門屋也音侮

軍吏過輒

令財取為用

師古曰財與裁同謂裁量而用之也

金無入家者嬰守榮

陽監齊趙兵七國破封為魏其侯游士賓客爭歸

之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列侯莫敢與亢禮

師古曰言特敬

此二
人也
四年立栗太子

師古曰栗姬之子故曰栗太子

以嬰為傅七年栗

太子廢嬰爭弗能得謝病屏居田南山下

師古曰數屏隱也

月諸賓賓客辯士說莫能來梁入高遂廼說嬰曰

能富貴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

傳太子太子廢爭不能拔又不能死自引謝病擁

趙女屏間處而不朝

師古曰擁抱也間處猶言私處也

祇加懟自明揚

主之過

師古曰祇適也懟怨怒也祇音支其字從衣對音直類反

有如兩宮奭將軍

師古曰兩宮太后及帝也奭怒貌也音赫

則妻子無類矣

師古曰言被誅戮無遺類也

嬰然

之廼起朝請如故挑侯免相

服虔曰劉舍也

竇太后數言

魏其景帝曰太后豈以臣有愛相魏其者

師古曰愛猶惜也

魏其沾沾自喜耳多易

張晏曰沾沾言自歡也頓也多易多輕易之行也或曰沾音瞻師古曰沾沾輕

薄也或音他兼反今俗言薄沾沾喜音計吏反易音弋鼓反難以爲相持重遂不用用

建陵侯衛綰爲丞相

田蚡孝景王皇后同母弟也生長陵竇嬰已爲大

將軍方盛蚡爲諸曹郎未貴往來侍酒嬰所跪起

如子姓

師古曰姓生也言同子禮若己所生

及孝景晚節蚡益貴幸

師古曰晚節猶

言末時也

爲中大夫辯有口學盤孟諸書

應劭曰黃帝史孔甲所作也凡

二十九篇書盤孟中所以爲法戒也諸書諸子之書也孟康曰孔甲盤孟二十六篇雜家書兼儒墨名法者也晉灼曰案藝文志孟說

是也王后賢之孝景崩武帝初即位蚡以舅封爲武

安侯弟勝爲周陽侯蚡新用事卑下賓客

師古曰下音胡稼反

進名士家居者貴之

晉灼曰滯在里巷未仕者

欲以傾諸將相

師古

曰傾謂踰越而勝之也

上所填撫多蚡賓客計策

師淳曰多薦名士名士得進為帝畫

計策也師古曰填音竹乃反

會丞相綰病免上議置丞相太尉藉福

說蚡曰魏其侯貴久矣素天下士歸之今將軍初

興未如即上以將軍為相必讓魏其魏其為相將

軍必為太尉太尉相尊等耳

師古曰言其尊貴同一等也

有讓賢

名蚡迺微言太后風上

師古曰風讀曰諷

於是迺以嬰為丞

相蚡為太尉藉福賀嬰因弔曰君侯資性喜善疾

惡

師古曰喜好也音許吏反

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惡人

衆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

師古曰兼容謂不嫉惡人令其怨也

不能今以毀去矣嬰不聽嬰蚡俱好儒術推轂趙

綰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

師古曰推轂謂外薦之若轉車轂之為也

迎

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

服虔曰除關禁也

以禮

為服制

師古曰謂喪服之制也

以興太平舉謫諸竇宗室無行

者除其屬藉諸外家為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

欲就國以故毀日至竇太后太后好黃老言而嬰

蚡趙綰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竇太后滋

不說

師古曰滋益也說讀曰悅

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毋奏事東宮

竇太后大怒曰此欲復為新垣平邪廼罷逐趙綰

王臧而免丞相嬰太尉蚡以柏至侯許昌為丞相

武彊侯莊青翟為御史大夫嬰蚡以侯家居蚡雖

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師古曰效謂見聽用士

吏趨執利者皆去嬰而歸蚡蚡日益橫師古曰橫恣也音胡孟反

六年竇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喪事不

辦免上以蚡為丞相大司農韓安國為御史大夫

天下士郡諸侯俞益附蚡師古曰郡及諸侯也猶言郡國耳蚡為人貌

侵生貴甚服虔曰侵短小也師古曰生貴謂自尊高示貴寵也又以為諸侯王多長

張晏曰多長年上初即位富於春秋師古曰謂年幼也齒蚡以肺

附為相師古曰舊解云肺附如肝肺之相附著也非痛折節

以禮屈之天下不肅師古曰痛猶甚也言以尊貴臨之皆令其屈節而下已也當是

時丞相入奏事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

二千石權移主上上廼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

吏師古曰凡言除者除去故官就新官嘗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遂取

武庫是後廼退師古曰考工少府之屬官也主作器械上責其此請故謂之曰何不遂取武庫蚡乃退也

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北鄉自坐東鄉師古曰自處尊位也鄉讀皆曰鄉

以為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撓師古曰撓曲也音女教反由此滋

驕師古曰滋益也治宅甲諸弟師古曰言為諸弟之最也以甲乙之次言甲則為上矣田園極

膏腴師古曰膏腴謂肥厚之處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師古曰屬逮及

也音之欲反前堂羅鍾鼓立曲旃如厚曰旃旗之名也通帛曰旃曲旃上曲也師古曰蘇說是也許慎云旃旗曲柄也所以旃表士衆也後房婦女以百數諸奏

珍物狗馬玩好不可勝數師古曰奏進也而嬰失寶太后

益疏不用無執諸公稍自引而怠敖馬師古曰敖馬與傲同唯

灌夫獨否故嬰墨墨不得意而厚遇夫也

灌夫字仲孺潁陰人也父張孟常為潁陰侯灌嬰

舍人得幸因進之師古曰進薦也嬰蓋馮子孟也至二千石故蒙灌氏

姓為灌孟師古曰蒙冒也吳楚反時潁陰侯灌嬰為將軍

屬太尉師古曰時潁陰侯是灌嬰之子名何轉寫誤為嬰耳請孟為校尉夫以千

人與父俱孟康曰官主千人如候司馬也孟年老潁陰侯彊請之鬱鬱

不得意故戰常陷堅遂死吳軍中漢法父子俱有

死事得與喪歸夫不肯隨喪歸奮曰願取吳王若

將軍頭以報父仇張晏曰自奮奮屬也於是夫被甲持戟募軍

中壯士所善願從數十人

師古曰所善素與己善者

及出壁門莫

敢前獨兩人及從奴十餘騎馳入吳軍至戲下

師古

曰戲大將之旗也讀與麾同又音許宜反

所殺傷數十人不得前復還走

漢壁

師古曰走趨嚮也音奏

亡其奴獨與一騎歸夫身中大創

十餘適有萬金良藥故得無死

師古曰萬金者言其價貴也金字或作全言得之

者必生全也

創少瘳

師古曰瘳差也音丑涼反

又復請將軍曰吾益知吳

壁曲折請復往

師古曰曲折猶言委曲也

將軍壯而義之恐亡夫

廼言太尉太尉召固止之吳軍破夫以此名聞天

下潁陰侯言夫夫為郎中將數歲坐法去家居長

安中諸公莫不稱由是復為代相武帝即位以為

淮陽天下郊勁兵處

師古曰郊謂四交輻湊而兵又勁彊

故徙夫為淮陽

太守入為太僕二年夫與長樂衛尉竇甫飲輕

重不得

晉灼曰飲酒輕重不得其平也師古曰禮數之輕重也

夫醉搏甫

師古曰搏以手擊之

甫

竇太后昆弟上恐太后誅夫徙夫為燕相數歲坐

法免家居長安夫為人剛直使酒

師古曰使酒因酒而使氣也

不

好面諛貴戚諸執在己之右欲必陵之士在己左

俞貧賤尤益禮敬與鈞

師古曰右尊也左卑也鈞等也

稠人廣眾薦

寵下輩

師古曰稠多也下輩下等之人也每於人眾之中故寵薦也

士亦以此多之

師古曰多猶重

之夫不好文學喜任俠已然諾

師古曰已必也謂一言許人必信之也喜音許吏反

諸所與交通無非豪桀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曰

數十百人師古曰或八九十或百人也波池田園宗族賓客為權利

師古曰波讀曰破橫潁川師古曰橫音胡孟反其下亦同潁川兒歌之曰潁水

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師古曰深怨嫉之故為此言也夫家居卿

相待中賓客益衰師古曰以夫居家而卿相待中素為夫之賓客者漸以衰退不復往也及賈

嬰失執亦欲倚夫引繩排根生平慕之後棄者蘇林

曰二人相倚引繩直排根賓客去之者不與交通也孟康曰根音根格引繩以彈排擯根格之也師古曰孟說近之根音下恩反格音下各反

言嬰與夫共相提挈有的人生平慕嬰夫後見其失職而頗慢弛如此者共排退之不復與交辭如相對挽繩而根格之也今吳楚俗猶謂牽引

前卻為根格夫亦得嬰通列侯宗室為名高兩人相為引

重張晏曰相薦達為聲勢也師古曰相牽引而致於尊重也為音于偽反其游如父子然相

得驩甚無厭恨相知之晚夫嘗有服師古曰謂喪服也過丞

相蚡蚡從容曰

師古曰從音千容反

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

仲孺有服夫曰將軍廼肯幸臨況魏其侯

師古曰況賜也

夫

安敢以服爲解

師古曰解謂辭之也若今言分疏矣

請語魏其具

師古曰具辨具酒食

將軍旦日蚤臨

師古曰旦日明旦也蚤古早字

蚡許諾夫以語嬰嬰與

夫人益市牛酒

師古曰益多也

夜洒掃張具

師古曰洒音灑又音所寄反

至

旦平明令門下候司至日中蚡不來嬰謂夫曰丞

相豈忘之哉夫不懌

師古曰懌悅也

曰夫以服請不宜

師古曰不當忘

也廼駕自往迎蚡蚡特前戲許夫

師古曰特但也

殊無意

往夫至門蚡尚卧也於是夫見曰將軍昨日幸許

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至今未敢嘗食蚡悟謝曰

吾醉忘與仲孺言廼駕往往又徐行夫愈益怒及

飲酒酣夫起舞屬蚡師古曰屬付也猶今之舞蚡不起

夫徙坐語侵之師古曰徙坐謂移就其坐也嬰廼扶夫去謝蚡蚡卒

飲至夜極驩而去後蚡使藉福請嬰城南田嬰大

望曰師古曰望怨也老僕雖棄將軍雖貴寧可以執相奪乎

不許夫聞怒罵福福惡兩人有隙廼謾好謝蚡師古

曰謾猶詭也詐為好言也謾讀與慢同又音莫連反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

而蚡聞嬰夫實怒不予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蚡

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愛數頃田且灌夫何與

也師古曰與讀曰預預干也五呂不敢復求田由此大怒元光四年春

蚡言灌夫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案之上曰此

丞相事何請夫亦持蚡陰事為姦利受淮南王金

與語言賓客居間遂已俱解師古曰兩家賓客處於中間和解之夏蚡取

燕王女為夫人師古曰燕王澤之子康王嘉女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

往賀嬰過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過丞相

師古曰言因酒有失得罪過於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隙嬰曰事已

解彊與俱酒酣蚡起為壽坐皆避席伏已嬰為壽

獨故人避席餘半膝席蘇林曰下席而膝半在席上也如淳曰以膝跪席上也師古曰如說是也

夫行酒至蚡蚡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

將軍貴人也畢之張晏曰行酒過之為已畢如淳曰言雖貴且當盡酒以其執劫之也師古曰如說近之言